

不用木偶,木偶剧团还能不能演好?

眈晨书旅



李广春

对扬州木偶剧团的关注已10多年了,就木偶制作、表演也曾看过相关著述,当然也写过一些读后感。我很赞同扬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昌智先生的观点,他认为,扬州木偶剧团是文艺的“轻骑兵”,可以走南闯北、漂洋过海。实践证明,这么多年,扬州木偶剧团不负重望,到全国各地巡演成了家常便饭,到国家大剧院汇报演出也不是一次两次,到海外商演也不是什么新鲜事,木偶皮影行业最高奖金狮奖拿过多少回也记不清了。

作为国家级非遗,其传承人队伍蔚为壮观,不仅有表演的华美霞、颜霞、王芸等业内大咖,而且有制作的殷大宁、戴荣华等顶级高手,更有学养深厚、编排导演全能的焦锋等老师。其《嫦娥奔月》等经典剧目常演常新,演了30多年经久不衰,《琼花仙子》《白雪公主》《七个矮人》等精品力作深受小朋友们广泛欢迎。这支轻骑兵用木偶戏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,用实实在在的精彩演出收获了口碑,赢得了奖杯,小日子过得蛮滋润。

说这些似乎离题万里,但不交代点背景就直奔主题,难免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也就是说,木偶是他们演出的主角,如果不用木偶呢,木偶剧团还能不能演好?产生这样的疑问,是由看了肖剑锋先生发表在《扬州晚报》“大家说”上的一篇文章引发的。这位老弟文字功底了得,千把字将儿童剧《嘻嘻……西游记》的价值论述得清清楚楚。《西游记》是经典名著,据此改编的电视剧、电影、动画片数不胜数,但能否有一个全新的时代表达,呈现出一个具有



扬州地域特色的《西游记》,让扬州的孩子喜欢、让家长爱看,肖剑锋的短论对此已作了回答。

《嘻嘻……西游记》跌宕起伏的剧情冲突,时有峰回路转的意外惊喜,精彩的台词对话,常见老话新说的耳目一新,反话正说的别具一格。这出儿童剧是不是近期扬州不可多得的好剧目,我说了没用,孩子们会用脚去投票,上座率、票房收入以及参评获奖,可以为《嘻嘻……西游记》给出一个公正的评定。

肖剑锋的短论中说此儿童剧是扬州木偶剧团演出的,这里有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值得关注。该剧纯由真人表演,并没有木偶出现。不用木偶,木偶剧团还能不能演,能不能演好?这可是一个颠覆性的呈现。从由头到尾的欢呼掌声、谢幕时候的意犹未尽,可以看出,孩子们对此剧是满意的。纱幕投影等多媒体呈现,使得得

宫廷佳妙惟肖;戏曲、歌舞、魔术等多种艺术元素融入,使得孙悟空降魔伏妖扣人心弦;现代生活场景、日常生活用品的植入,使得故事情节妙趣横生;普通话、方言、网言网语的交互使用,使得人物形象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。一部70分钟的短剧,全场无尿点,间或有妙语,演员演得带劲,观众看得起劲,欢声笑语此起彼伏,观演互动默契和谐。

从这个角度看,这部新编儿童剧无疑是成功的,但由木偶剧团演出还是不是成功呢?也许会有人怀疑态度,因为木偶剧团没用木偶表演,在一般人看来就是离经叛道。不用木偶表演,木偶剧团还有存在的必要吗?这倒是个耸人听闻的发问,但细想一下也经不住推敲。戏剧是用歌舞来讲故事的,只要有完整的剧情,精巧的构思,动人的情节,真实的细节,有趣的语言,美妙的音乐,靓丽的

舞美,把人物形象深刻展示,把故事梗概清楚交代,把寓教于乐功能发挥,至于用什么道具、着什么服装、配什么音乐等等,应该都服从剧目表演的需要,而不是为保持什么特色一定非得用某个道具。就像这部新编儿童剧《嘻嘻……西游记》,如强行加上一两个木偶,实际上整体剧情并不需要,不仅不会增色,反而有画蛇添足之嫌。

不用木偶表演,木偶剧团还是木偶剧团吗?估计业内人士为此少不了心里嘀咕,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对此颠覆性的呈现,确实出人意料之外,但又情理之中。因为艺术表演终究是给观众看的,一切都应服从剧情安排,体现艺术规律,一切都以观众的满意为标准,表现出思想性艺术性鉴赏性,除此以外,应该没有其他要求。

这次京杭之心上演的新编儿童剧《嘻嘻……西游记》是木偶剧团的一次艺术创新的艰难探索。其意义不仅在于新编儿童剧经典,也不仅仅在于地域特色和时代表达,更多的在于突破固有认知,勇闯未知领域,坚持人民至上,把守正创新,把精品力作作为目标,艺术规律作为追求、人民满意作为标准,先立后破,以点带面,推动传统艺术传承发展,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

木偶剧团不用木偶演出仅仅是一次尝试,绝不意味着今后都不用木偶表演。相反,通过这次探索,更好地将木偶表演的精髓与其他艺术表演的技巧,在比较中知长短,在融合中补短板,在创新中扬优势,在发展中守正道,焕发传统艺术的魅力,以强烈的时代感展现传统艺术的魅力。至于不用木偶,木偶剧团还能不能演好,一切交由观众和历史去评说吧。



杨抒忆

今晨第一声鸟鸣,4点47分。

趁白日的喧嚣还未席卷而来,我争分夺秒开始一场书本中的“旅行”。我的手抚过书架上一本本书的书脊,像抚过街道上的一块块门牌。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,今早要选择哪一个叩门而入呢?

就从它开始吧。《瓦尔登湖》,我心中的绿色“圣地”。翻开它,一片清幽的湖景展现在眼前,那个目光如秋天般高远的男人,正在湖边漫步,不远处就是他亲手修建的小木屋。梭罗头发蓬乱,衣着朴素得近乎寒酸,身上斜背着一只破旧的挎包。他凝神盯着自己的左手,仿佛正捧着一本书,但我凑近一看,他手里什么也没有。不,这人没疯,他透过指尖读到的,正是大自然这本“无字天书”啊!“简单,简单,再简单!”我听见他喃喃自语,声音不大,却直击人心。当我离开湖畔时,他的告诫远远传来,依然振聋发聩:“人的灵魂所必需的东西,不需要用金钱来购买!”

合上《瓦尔登湖》,抽出它隔壁的另一个“世界”——《夏日走过山间》。在美国加州雄浑壮丽的群山之巅,约翰·缪尔已等候多时。他的穿着不比梭罗强多少,深邃的眼睛里燃烧着炽热的光芒:“我愿穷毕生之力来读懂这一页壮观的山脉史诗。每当想到它的辽阔无际,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生命是如此短暂。”当他为我介绍地貌时,我饶有兴致地检视他的行囊,里面只有笔记本和几块干面包。“你为什么甘愿来到这种孤绝之境?”我问他。“群山在召唤,而我必须前行。”他的答案,从未改变。

上一秒还在朔风凛冽的山巅,下一秒我一脚踏进了一座熊熊燃烧的城市。《二十世纪血战纪实》,1942年,斯大林格勒。我和一名年轻的苏军士兵并排潜伏在泥泞的战壕里,准备迎接像猛兽般咆哮而来的纳粹坦克。大地在坦克履带的重压下颤抖,士兵被硝烟熏黑的脸也在微微颤抖。“别担心,我安慰他,“冬天一到,他们就完了。而你,有一天会把红旗插到柏林。”

逃离炮火连天的二战战场,我躲进一座梦幻般的城堡,寻求片刻安宁。这里的一切都像童话,小风又甜又凉,晴空含着微笑,春天多么透明。城堡主人顾城,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坐在草地上,他的呼吸像青草一样清新。我问他:“这是哪儿?是你的心吗?”他说:“我的心,是一座城,一座最小的城。”我见顾城播撒着诗行,落到哪里,哪里就长出星星点点的野花,不由脱口而出:“花开如火,也如寂寞。”

驾一叶扁舟,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,我探寻中国诗歌的源头,在苍苍蒹葭中凝望伊人的倩影,在猗猗绿竹间与君子共沐清风。一个猛子扎进唐诗,又是一个浩大华丽的世界,天空中皎月高悬,宣与李白对饮,或听王维弹琴。忽闻狂风骤起,哀叫不绝,原来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。帮其收拾满地狼籍时,此公一脸悲愁,仍不忘大声疾呼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!”

……

正值驰骋古今,神游中外之际,一阵音乐声将我拉回现实——手机闹钟响了。窗外光芒大盛,城市已经醒来,今日“旅行”到此结束。

我离开书架,准备投入一个时钟飞转、喧声四起的世界。但我期待着,明日朝阳未吐之时,再次叩响书脊之门,开启下一段旅程。

饮尽二十四桥的月色



宋玉

瘦下来,四月的花瓣
相拥的夜,低垂的杨柳
在风中摇曳
满天的星光,满脸的笑靥
你的裙裾桃花盛开
春水荡漾,饮尽二十四桥的月色
万千深情倾泻而下
贱起的欣喜,芬芳淡雅



《看斜阳》 孔祥秋 摄

老院人生



周汉兵

乡村的老院总是令人留恋的。

石条、土砖、木柱、篱笆墙、小青瓦,想起乡村的老屋,就会情不自禁想起这些物件。乡村的老屋,尤其是有点年岁的老屋,这些物件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。三五户、七八户或者十多户这样的老屋相对集中在一起,就成了院落。如果房子四周相连,就成了四合院。人多的院子,有的三个四合院连环相套,井然有序。这样的乡村老院,是很有气势的,也是很有生机的。站在高处俯瞰,这些院子被翠竹或者林木掩映,镶嵌在田野间。尽管房子挨着房子,但一点也不显得拥挤,而是错落有致。

老院的房,是古朴清秀的。不论是低矮的,还是带有阁楼的,全是清一色的小青瓦顶房。这些老房,主人是很讲究的,房屋朝向、高度、几排几间,那都是精心计算过的。家底殷实的大户还要设计深庭重院,可谓“庭院深深深几许,杨柳堆烟,帘幕无重数。”不管墙壁是砖结构的,或者

是石条垒筑的,或者是篱笆墙,那房子的柱子和屋梁都是用很标致的大原木,而且全是榫子固牢,几乎不用钉子的,不少高大厚实的屋脊上做着精美图案花纹,大梁和门窗上刻有精湛的雕花,做工精细、雕龙画凤,图案形态各异。那房屋上的屋挑、吊檐、檐头,更是一番风景,每家每户各不相同。

树是老院的宝贝。可以说,树是老院的灵魂。有树的老院,尤其是有大树、古树的老院,院子里就特别有生机。不论是梧桐树,还是黄葛树,不论是苦楝树,还是核桃树,春天繁花盛开,夏天绿树成荫,秋天落叶飘飘,冬天傲然坚守。他们四季轮回,无怨无悔守护着老院,陪伴着老院的人家。在盛夏的日子里,这些树下就时时充满着欢声笑语,它们让那些劳作归来的人们生活一片温情里。中午或者晚饭过后,大家聚在大树下,乘凉,闲谈,无拘无束。小孩围着大树奔跑、嬉戏,累了就听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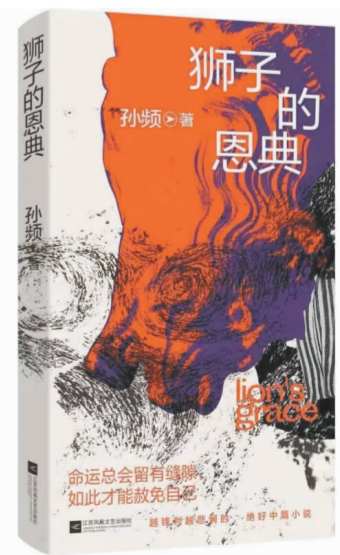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讲故事,或者靠在树干上打一会儿盹,偶尔还有一些调皮的灵敏地爬上树去。在月光似水的夜晚,月光透过粗细不均的树杈,穿过疏密错落的叶子,肆意挥洒在老院子里,欢声笑语和着清风融化在月光里,老院一下多了几分静谧和安详。

最难舍的,是老院的人。农村的大院子,居住的多是杂姓,上下一二十或者二三十口人,就象一个大家庭似的,来来往往,出出进进,互相帮忙,虽然偶尔也有因为鸡皮蒜毛小事拌嘴吵架的,但很快就忘掉了隔阂。他们也总有扯不断的瓜葛,张家的磨子李家在用,李家的犁耙张家在使,王家的箩筐李家在挑。遇上哪家有急事,支应一声,大家就会帮忙打理,而且绝不谈什么报酬。逢年过节,哪家有什么好吃的,还会习惯性地给邻居送去一些。所以,老院是多情的,居住在城市高楼大厦的人们,是很难享受到乡村大院这种邻里情谊的。

但不知从何时起,乡村大院在静悄悄地老去,很多老屋空了,没有人居住了,即便有人居住,也多是那些希望落叶归根的留守老人。老院以及老院的人情,都似乎转眼间成了过眼烟云。走近老屋,可以清晰地看到年轮的沧桑——杂草丛生的院坝、爬满青苔的台阶、斑驳的墙壁、破败的门窗、残缺的瓦片以及那些诸如扫帚、风车、簸箕等陈旧的物件,都有一抹历史的忧伤,让人顿生“老屋老矣”的感伤。

老院犹如人生,岁月改变了老院的模样,乡村老院子是再也回不去了。也许是因为自己骨子里始终是乡村人吧,或许更多的是因为每一处老院子里都留下了太多的故事、太多的传奇,所以每次到一个地方,我总是喜欢打听老院子的消息,一旦听说有老院子,我总会想方设法去看一看。想起老院子的身影,总会伴着一些老物件在眼前浮现,屋檐下的石水缸、堂门边的石磨子、院坝边的磨刀石……

繁荣书单



2024年2月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孙频著

《狮子的恩典》

简介:作者通过一个女大学生从县城考进北京,读大学,读研,甚至出国,最终又无奈回到县城的经历,以及周围小人物的曲折命运和人生沉浮,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,折射出改革时代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嬗变,对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具有某种符号意义。